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 儒藏

史部

第四十一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林碑傳  
儒藏·史部

第六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 錄

宋儒碑傳集 五（卷一三三至卷一六九）

李勇先 校點

吳洪澤 尹波 審稿

.....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三

陳居仁 蘇玭 周楫 石斗文

華文閣直學士奉政大夫致仕贈金紫光

祿大夫陳公行狀

曾祖砥，故不仕。妣林氏。祖嘉謨，故贈右朝奉郎。妣黃氏，贈安人。父膏，故任左朝奉大夫、太府少卿，累贈特進。妣蔡氏，贈安康郡夫人。汪氏，封咸寧郡太夫人，贈新平郡夫人。本貫興化軍莆田縣崇業鄉孝義里。陳公居仁，字安行，年六十有九，狀惟陳氏胄出姚虞，爲世著姓。後漢文範先生以來，世系蟬聯，皆可推攷。七世祖司直避五代之亂，自光州徙于泉州之莆田。國朝陞邑爲軍，至今衣冠不絕。特進宦游，聯姻四明，遂著籍慶元之鄧。始特進來依甥館，公以建炎己酉生于奉化，未及月而寇攘蠭起，親黨竄伏窮山。公在襁褓不作一聲，同行相與言曰：此貴子也。少長穎悟，性不好弄，厚重如成人，十

歲已學屬文。特進以文章氣節望于朝，始分教汾州、佐延康張公克戰守城捍寇。知惠州，值曾袞之變，徑至賊壘譬曉之，賊氣奪而降。爲御史，四明有多殺非聖世事，得旨赦不在法恩之籍者。又爭之，謂籍餘萬人，其實不足稽據。況皆脅從願悉寬宥，兩州皆賴之。其大節如此。宜其有子也。公幼時侍立，聞汾州事，能憤然激烈。特進爲泣下，且曰：此兒當大吾家。特進嘗語之曰：似聞欲以我使敵，固不憚行。汝能任家事乎？公曰：大人惠州見賊時，未嘗反顧，今尚何念？某雖幼，敢不勉。特進益奇之。甫十四歲而孤，執喪如禮。新平夫人挈以依外氏，誓終靡他。公尤盡孝養，相倚爲命。勉之學，益自刻苦。有一日千里之敏。外祖少師，外祖母王夫人撫愛如己子，以特進遺澤補將仕郎，調信州鉛山尉，連取漕薦，紹興二十一年，登進士科。特進舊與秦丞相

投分至密。時御史多由此大用。嘗風特進論一二大臣堅拒之。而抗疏求外。坐此左遷而弗能害也。時秦公威柄方盛。喜公取世科。或勸一見。可得美官。公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鉛山當孔道。盜賊出沒。公設方略。部分而厲使之。盜不得發。嘗以公事忤泉使。及行縣。以威脅公。公請納告辨白。退束裝以俟。劾使者竟負媿去。繼之者翻以此知公。授永豐令。改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羅場。隆興元年。孝宗修高廟聖政。妙選僚屬。時參政范公成大爲和劑局。與公皆自筦庫中兼檢討官。二年考滿。當改秩。旣已進卷。丞相壽春魏公使金。公嘗學事之。辟公爲書狀官。時和戰未決。敵兵在淮北。人情恠懼。公以身許。魏公至境上。議久不定。突騎大至。上下失據。公欲上馬。猶從容舉酒。告魏公曰。先生冒寒。且酌此觴。觀者壯之。旣退。京口尋復北向。眞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遺諭敵兵。開道而入。

皆引滿以待。魏公察公無懼色。喟曰。仁者之勇也。卒遂成禮。減歲幣而還。公之贊畫爲多。改左宣教郎。以奉使賞轉兩官。差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時魏公日貴。乾道元二年間。進秉國均。公方忍貧。需遠次。閉門讀書。未嘗求進。初。虞雍公一見奇公。欲引以爲用。公不欲就。六年始赴。又導公言兵。謝不能。退以書抵之。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爲大言。終必無成。幸成亦旋敗。雍公爲之動色。踰年始爲軍器監主簿。明年宗寺闕官。競謀攝事。以希寶牒之賞。俄得堂帖權丞。宰執謂公曰。求者紛然。擇不求者授之。輪對奏。立國之要在規模先定。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規模未立。孝宗初頗不憚。曰。朕未嘗不立規模。公奏。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今無定論。不知何者爲規模。上曰。此則隨機而應。公復奏。發號施令。使人必信可也。今朝令夕改。人得一闕。臨時更易。尚不能保。外間至有

前降指揮更不施行、已差下人別與差遣之類、此不可以不戒。以錄本納政府、雍公曰、適已見之、規模即前日定力之論、某今益知此言之當也。遷將作監丞、國子監丞、秘書丞、再對、奏文武竝用長久之術、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正恐未必得智謀勇略之士、或多便佞輕躁之徒、又非兼用之本意。上曰、只爲文臣太勝、要當扶而正之。又奏、聖慮甚至、但又不可過。恐復至于偏勝。又奏邊民盜馬事、宣諭直旨行下。少蓬去位、公專省事臺察奏太史局生所學淺陋、請增三二書以試之。公顧同舍曰、國家禁此等書嚴甚、不應用此增試。無敢忤御史者。公入奏、上稱善、即寢前議。議者不樂公、乞去。相君堅卻之、且曰、上方譽美未已。將上、則御史不安。是年郊恩賜緋、薦攝禮部郎中。嘗奏論臺閣宜多用明習典故之士、上曰、知名之士試舉一二。公奏、如周必大、洪邁久在禁林、不待臣言。李

熹、莫濟、豈應棄之侯國。上欣納、甫數日、首召李公。尋再請、差知徽州。時朝行三數人、以故去皆乞免。對、公不欲爲異、亦乞免謝辭。上指曰、陳某無他、可令陞辭而行。臨遣甚寵、且曰、方欲用卿、乃遽求去。卿其清省獄訟、盡心民事、政成當召。又謂大臣曰、陳某論事明練、貌類汪大猷。曾丞相曰、是其甥也。淳熙四年赴郡。郡自五季楊行密割據、刺吏陶雅宿重兵、賦入倍旁郡。祖宗削平、每下寬令、又以山多田少、米則輸八折十、絹匹當重十二兩、徵獨止十兩。左帑忽加退剝、守遽使如令、民益不堪、控訴徹聞。上慨然欲蠲之、出自睿斷、謂申舊制、恐悍吏或能重爲民病、乃命並輸十二兩、而舉郡所輸之數、率十二匹而蠲其二、以絕並緣之姦。公適當其時、官吏奉行過當、揀擇太精。公即諭告而痛革之。時版曹威嚴、無敢忤之者。公貽書謂天子節經費以惠儉瘠、不能推廣聖德、吏則有罪。自今苟及度

程隨至輒受、敢豫以告。已即自以名銜受輸。植二表于庭、有中度而遭抑退者、抱所輸立表下、老校抗聲以告、親爲分明之。鈔至隨即批銷、人無留滯、吏不得搖手、實惠確乎及下。秋苗益選良吏、減加耗之甚者、石可四五升、民往往裏贏以歸。徽之政甚休、而得民之深多此類。又連歲大稔、米至不論錢、民以爲數十年所未有也。郡有大溪、歲晏民未病涉、忽鳩工造渡舟數十艘、莫測所用。梅霖暴漲、遂得以濟、始知公先事遠慮之效。自是歲一舉行、抵今賴之。旣新軍資庫、造閱武亭、復于郡庠創御書閣、甚偉、皆取于餘財、民不知役。聽訟明敏、剖析滯事情法曲盡、或至千言。鄰境有詣臺省、願得公定斷者、御史府索案去、官吏創見、爲之股票。公略不排比、徑以授之。御史亟稱于朝曰、古之良二千石也。旣受代、吏民遮留、眞有截鐙斷橋者。公由他道去、父老或送別數十里外、生爲之祠。去郡十餘

年、遇生日、郡人必來拜壽。後赴武昌、取道郡中、猶聚綵揭旗、填擁道路、亡慮千萬人。非素有以感其心、顧能爾耶。還朝入對、褒諭再三、首曰、新安之政甚好、從臣臺諫屢爲朕言。且舉卿所斷水利之訟、爲之賞歎不已。奏劄四篇、皆依奏付出。其一乞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有曰、法久則易玩、事久則易怠。惟申加戒飭、有以儆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也。上讀此數句至再、曰、可謂名言。其二論絢賦匹數既減、吏胥市例大有駁削、恐後日復有苛取重擾、乞加告戒。上曰、變法之初、賴卿盡力、方成實惠。正恐後人未能遵守、尋即御批行下本路監司、常切覺察。如敢違戾、具申尙書省取旨、重作施行。初在郡、因奏五事、末章極言歸正、忠順過于優渥、而戰士反輕、雖曰猥多、固自有十三處戰功之別。此輩皆出萬死策勳之人、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半給、至丐于市。軍士歎恨、有解體者。乞明詔優恤、

以示終始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心。上覽之嘉歎。會駕幸白石大閱，即以是日出命再添差兩任。衣糧全給，三軍爲之呼舞。至是上又稱向來五事中論戰功事甚當。此曹旣曾爲國盡死力，豈應老不加卹。卿于職事之外，能用心采訪，尤見爲國公遜謝。玉色甚悅，且曰：「便當用卿。」自是受知益深矣。翌日諭大臣曰：「陳某詳練敏達，爲政極有聲。奏論又切當，且留爲郎，以俟用。」遂除戶部右曹郎官。會要書成，奏篇適在除郎指揮之後，特旨轉行朝議大夫。且語丞相曰：「治行方爲天下第一，一官不足道。」嘗兼攝度支貳卿，欲援歲例從南帑借貸。公曰：「用度方殷，援例或不從，則無策。去歲明堂借撥左帑金帛，莫若徑乞撥還。」上初以借貸不可爲例，知爲還撥，即許之。貳卿曰：「公之先見乃爾耶？」再兼禮部會樞屬，方以著庭名進擬。上曰：「陳某今何官？」對曰：「今爲郎。」上曰：「豈有人才如陳某而可久爲

郎乎？」即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二樞不受私謁，差遺恩例悉令投牒送檢詳所。公爲之考令甲，酌故實，可否立決。右選翕然歸心。年除歲遷，徧歷左右司。三年至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天下事上于政省者，無不關都司。公處事明審，持心忠厚，議論寬平，咨白又爲明暢。執政曉然易從，間有不可，隨事辨析，終歸于是。乃已退，亦不以語人。諸公由是開心相予。綱餌調撥，展轉失序。謂如湘潭來赴昇潤、江西卻上荆鄂之類，道里回遠，費倖滋繁。公盡搜故牘，攷閱程限，擇其便且順者更之。計歲省導行費等百餘萬緡，賞典不預。軍屯得米，既便且速。嘗因輪對及之。上曰：「非卿忠于體國，誰能及此？」又歎曰：「似此非一端，本爲貪賞，如此鄭重，人樂因循，故不能改耳。荒政方急，事有便民者，立爲稟行。徽旱尤甚，蠲放至八九萬緡，嚴、婺亦且十萬。會有論徵饒二守救荒無術，又有言流移多二州之



民上震怒皆至追停。自是守令罷者相踵。公奏長吏不能奉行黜免爲宜。但送迎費重文書斷絕職業且廢。今既罷去其太甚者餘或有聞請姑從鑪秩以責來效。上深納之。先是文書之下六曹指定勘當者三日之限或逾月不報。公擿其尤者繩之。長貳徑白宰府請從闕略。公曰六卿雖尊事在有司安可慢令。吾位固卑所以糾六曹者安得以尊撓法。卒治之朝綱爲肅刑房獄案如山翻閱不倦一以平心應之。謂有罪幸免則冤者何告以故平反雖多而無失刑。士夫陳理恩賞改正過名有所拘闔者一至都司鮮有克濟。公曰吾豈賣恩者。若一切沮之則吏愈弄權失職者何賴。躬自疏白不足以屬吏。有任滿賞爲部吏所格者公詰之乃曰指揮中有自今後之文。公曰前乎此後乎此者皆得之矣。指揮本欲從寬今乃爲汝輩舞文之具耶。徑爲放行且請刪此三字以絕吏姦。又捕盜賞有執

續降爲言者公曰格改之法不可用乎。吏駭服大禮之後理雪紛至公爲之裁訂擇取七人皆當改正丞相難之辨論數四艴然曰檢正自將上則可。公曰丞相以爲多耶。某于二百人中精覈得此皆坐罣誤而沈抑者願推內溝之念而行之。固爭不可退各疏其冤狀且欲引去。丞相徑以公手疏者將上上一閱之即曰陳某精審尙復何疑便與施行。廟堂嘗啓擬某人能文上曰朕但聞陳某能文爾。是歲攝侍立者三嘗因旱求言公應詔乞公卿務行寬大頃歲監察御史京鏗極論從窄之弊已蒙開納此風未革殊無和平氣象聞者譴之仲冬上謂宰執曰欲令陳某奉使聞其有親能爲朕一行否試諭之公回奏有賤息可以奉老親惟命之從遂借吏部尙書差淳熙十一年賀金國生辰國信使。正初陞辭公嘗兼領左藏三庫上首曰每以繁劇相浼備見忠勤但非所以累賢者耳。祖宗用

人不拘、清濁全才、須詳試乃見。公奏、每恨驚蹇不足以共煩使、褒諭非所敢當也。使還除起居郎。入謝、上曰、卿端靜有文、將處卿以清要久矣。去歲欲用爲諫官、今日立螭不必多謝。論圩田多勢家所據、使水無所瀦、復無所泄。圩田未作、歲多豐稔。作圩以來、水旱屢告、利害甚明。上稱誦久之。又曰、卿今在邇班、凡有所聞、悉當忠告。會西掖暫闕、即令攝事。曰、朕亟欲觀陳某詞。命兼同詳定一司敕令。上曰、朝士中如陳某惟善是從、所謂心平氣定之人也。明年春、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繳無避。有察官奏旅櫬之殯寺院及十年無子孫祭省者、許自與焚葬。公即繳諭、謂如此則縊徒之無賴者得以藉口、而子孫之不肖者亦得以挾詐。請增爲二十年、必經涉郡邑、爲之勘驗得實、方許埋葬。仍標識以待其家尋訪。上大悅、從公之議。曰、臺諫給舍多成一律、如此方見和而不同。時金使不通、人

情多疑。公因對、上問、卿比出使、見其情狀、果何如。對曰、必不動。自古敵國欲有爲、必匿其壯士健馬。今呈露無餘、又其上下習驕、以兵爲諱、決不輕舉。顧在我不可不備。臣以爲外敵不足畏、而內患不可忽也。前郊祀四日、除中書舍人、人益知上眷之渥。陞兼詳定、旣謝、上曰、已將宿齋、百冗中忽記得卿未爲眞、豈應更過一郊耶。公曾以足疾求去、問勞尤篤。且曰、當自處一方賜卿、須是就補中有去風藥乃佳。移時方得出奏劄、諭上有恩惠、而小民不預。名爲寬逋負、足以惠頑民耳。名爲赦有罪、足以惠姦民耳。願因慶赦、盡放天下五等戶身丁、四等戶一半。上笑曰、正合朕意。乃于赦中行之。公在詞掖最久、論事不爲苛細、而詔令有不便、事關國體、人所難言、公輒論奏、率蒙報可。安定郡王乞封妾爲夫人、公以葬丘同盟事繳奏。他日入對、上迎謂曰、所論子形事極痛快、且是有補風教。朕爲之

擊節不已。奏事訖，求去。上曰：「今氣宇大勝前時，何爲及此？」對曰：「進退之義，所當講明，況近列乎？」上曰：「朕用卿之意，殊未艾。又嘗論朝廷之事，失于好詳，君人之道貴在執要。今陛下親細故而忽遠猷，事末節而棄大體，願深思漢明帝黃老養性之言，俯循唐劉洎多記多言之諫，舉綱要以御臣下，省知慮以顧精神。」上曰：「邇亦自覺叢脞，遠近大小之臣，未曾及此，尤見忠誠。次日語輔臣：「陳某之言甚忠，卿等相與持守，簿書細故可省即省，不必繁瑣。」自今亦當少降指揮，中書務清，方是朝廷之體。全在卿等留意，熟復其言可也。後數日，王丞相以外郡財賦事奏上，曰：「前此方言之，如此則又非陳某奏劄中意。朕不欲自催幾錢，此當責之監司。」方說不可，可叢脞不應。又爾丞相以下媿謝，此事已編之聖政中。閣老李公巘出疆，以闕官奏上，曰：「陳某一人足辦，不必更差他人。內相洪公邁典貢舉，復命兼

直學士院，王言俱出公手，應之不繁。」上臨朝嘗曰：「官欲擇人，信非虛語。向來中書或用三人，今內外制獨陳某一人當之，略不見其難。」時因遷者興獄，公奏長吏帥屬有賊贓不劾，至煩陛下自用耳目，既非執要之道，又恐人不自安。乞詔內外長吏各公心考察，陛下端拱責成可也。伺察之風，誠不可長。又論列聖德澤至深，自熙豐變更，崇觀侈靡，利源日以浚廣，脂血日以殷竭。今賦入數倍于昔，而大農調度略不少寬，日以益甚。聖心焦勞，固欲省賦以寬之，而養兵所仰，有不可闕。然今日曰養兵，明日曰養兵，是終不可爲，豈不深可慮哉。願詔大臣博議，絕浮費，汰冗兵，以其可省之數，定爲蠲除之目，所以續民命而壽天之脈，豈止召和致豐而已哉。上皆是之。一日從容謂輔臣曰：「陳某老成凝重，可大用。葛邲亦其人也。」又曰：「使是人坐廟堂，自然安靖和平。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秋復丐外，

上固留、且曰、卿忠厚而疏通、朕大用之意已決、切勿曠也。冬、高宗升遐、醫官王涇死有餘罪、止從鑣官編置。公勃然必欲實之極典、率同僚俱入奏。省吏謂無前比。公曰、臺官既許全臺、省官獨不許全省乎。極論之、得旨貸命、杖脊于都市、刺配筠州、無不快之。給舍久無連衡之舉、至是復振矣。思陵之役、臺察漕臣相繼以戒苛擾、節冗費爲言。公獨奏、檳宮應辦事重期迫、不無繁擾。議臣不得不以上聞、陛下不得不加申飭。臣剽聞沿路八頓只作二頓、翻袞酌獻神幄亦欲轉移、酒果微物三日一易、過爲裁抑、四方何觀。願存大體、毋至削弱、以全送往之孝。德壽宮官屬兵衛宜與寬假。上瞿然曰、人但以浮冗當節、不思反失欽奉之意。忽泣數行下、曰、向非卿言、朕亦未悟、尤見忠盡。更降一詔、明示朕意、如何。對曰、不必降詔、前日詔百費自內庫支、罷諸路州軍貢獻、已自明白。但乞持之以堅、則聖眷不已、雖許留劄子、退及家、則不允之命已頒、上

孝有光矣。上曰、卿每事盡忠而知體、久欲置卿于經筵、適無闕。近諫大夫有闕、深欲處卿。亟閱班簿、在職已二年、不應下遷。少須、徑爲中司可也。公力辭不敢當。上曰、祖宗時必用淳厚忠直者爲之卿。正其選、又固辭。上曰、別思所以用卿。數日、兵部尙書宇文公价對方及檳宮事、上遽曰、若欲省費、斷然不可。公與權禮部侍郎顏公師魯俱久次、宰臣奏各二年有半矣。上曰、顏某奉使回即與爲眞、陳某則更欲少俟、近及三年。以其代言論事皆得體、又甚盡忠、俾久留後省、須殊遷以報之。十五年五月、新平已被疾、求對力丐外祠、以便醫藥。上卻之、且曰、卿每每要去、可見易退。即日當峻遷、非平進也。對曰、臣豈敢以求去要進。上曰、尊親壽幾何。何以致疾。公對曰、小人有母、何敢當尊親之稱。具以實對、竟不許去。公再拜、復奏懇切、上爲之蹙額、眷眷不已、雖許留劄子、退及家、則不允之命已頒、上

方之藥踵至。次日旬休，十一日欲下除目，宰執奏已遭內艱矣。上嗟惻久之，亟賄以金帛。公哭過于哀，公卿弔者不惟惜公之去國，而尤慮公之幾于毀也。服闋，除集英殿修撰，知鄂州。鄂號難治，唐崔郾所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者，在今日最爲重鎮。三司鼎立，尤費調娛。及公爲之，從容泛應，三司如一家。軍民帖服。郡計仰商征，公總大綱，加惠行旅，而課入倍蓰，人情翕然。盡心力爲之三四月，而領略江山，得坐嘯之適。政譽流聞，以爲前後所無有。寬賦勸耕，曠土加闢，築隄捍江，水患遂除。興國、沔、鄂之間，私鑄聚衆至數千人，巢穴深阻，浸成盜藪。公聞之曰：「勢已滋熾，緩之則害大，急之則事生。」諸司欲調兵，公曰：「計必出此。然民兵習知地理，可使大軍持重，以爲聲援，不足平也。密召總首諭告纖悉，俾圖之。不踰旬，梟其魁以徇，餘皆縱使歸業。始以奏聞，仍乞分成以鎮其地。郡有

安樂寮，以養窮民病夫，歲久漸隳。公爲增大之，具器用給公田，至者如歸焉。紹熙三年，進煥章閣待制，褒治行也。秋大比，計使以外郡士子附試。公固持不可，則徑以勢臨考官。公度其必致紛爭，五夜躬至棘闈之前，叱外郡士母得入，譁者始定。屯兵數萬，軍民有訟，平心而處，隨輕重曲直，牒軍中治罪。主帥旣樂其不相侵，亦不輕貸。由是感悅而知憚。去郡數年，人皆祠之不忘。此豈驅之使然哉？秩滿移建寧府，俗尤勁悍，動輒殺人。公始治鬪毆，尤嚴于爲首者，環視不勸止，亦且連坐，鬪者爲之衰息。聞浦城有謀弄兵者，戕一家數人，鄰里擾動。公召左翼戍兵五十人，授以方略，計日擒之。崇安又有因告羅而殺傷者，尋亦捕獲。今上覃霈，公與二使者議此輩皆亂民，苟赦之，不惟死者含冤，將復出爲惡矣。遂誅之而待罪自列，境內肅然。郡苦多訟，蓋有專以把持訟訴爲業者。家已致饒，鑿空造

事吏因爲姦、日不暇給。公親筆數百言、疏其情狀、示以法禁、且戒屬邑無輕受妄訴。受者先坐之、舉必行之令、嚴反坐之法、自此銛訟頓清矣。寃宿逋十餘萬、又代輸下五等繭稅、民以生佛稱之。公在鄂渚、政聲行于江湖間、建去行在所不遠、朝家益知公爲詳。改知鎮江府、適當游饑、請粟于朝、謂郡有餘貲、不應。公再疏曰：「舊將所留繕錢十有四萬、不能糴三萬斛、以支兵食尚不足、何以爲振業計。」又不報。直以書抵丞相曰：「丞相平昔以愛民稱、一旦得政、豈應遽變所守。畿甸之近尚委而不顧、遐方遠徼且將若何。某願乞身以歸、不忍千里之民徒爲餓莩也。」始許稱貸。公分畫詳備、講究深切、委遺僚屬、事無遺慮。猶以爲未盡、乘扁舟、屏騎衛、時一到給散之所。苟朝去而暮可還者、皆不憚往。有弊即懲、有勞即勸、至誠惻怛、無不感勵。吏胥亦習知公勞瘁之意、至不忍欺。人人如使君臨其旁、闔

境均及、全活數萬計。他郡流移者亦及之。邦人以爲自昔賑荒、未有如今日者也。始米價翔甚、雖給糴以平之、正恐不繼。又告糴于荆楚、遠商聞之、曰：「是陳待制耶？」俱告于湘北計臺、願以米就糴。計使胡公豫以書來曰：「公之恩信固有以孚于商賈、此事殆古所未見。米舟杳至、價遂以平、郡民不知饑之爲害也。」前守造閘于丹徒鎮、欲取江潮以灌漕河、而地勢高仰、水終不登。公爲之撤去、改造石礮、以泄霪潦。父老因公接視、羅拜謝曰：「固民所願、不謂使君慮及此也。」埭下巨艘連檣、櫛比江濤、公問風濤猝起、汝曹安得無患。合詞對曰：「沈溺時有之、顧無策以避耳。」公訪問舊有海鮮界港、歲久湮塞、亟往營度、鳩工濬治、民族相賀、謂自此可以無恐矣。又造二巨艦以濟揚子之險、皆爲永久之利。嘗有一僧投牒、自言結廬瀕江、每爲邏卒所侵擾、願行禁止。公察其庸悍、詰之曰：「距此幾何？」曰：「在鎮江

江陰之間、各數十百里。公曰、吾得之矣、地僻而介于二境、官府既遠、盜賊出沒、汝必爲之囊橐。僧懼甚、立命尉曹掩捕、果得盜數輩、其中多爲便房曲室、即破壞之、悉實于理、撤其屋、以增養濟院、籍其田歸焉。吏民驚以爲神、咸曰、此巨蠹也、非迅雷不及掩耳、未易鉏治。自此奠枕矣。饑民旣蘇、帑庾赤立、幾不可支。商旅久服公名、願出于塗、課入增羨。公不欲多積、又代下戶之輸。嚚訟未息、公自以向者三郡令無不孚、此邦獨未盡服、是吾之過也、乃罰俸以自咎、百姓咸悅。憲使何公異聞之曰、韓延壽之閉閭復見于今。具列政績及此事聞于上。三山謀帥、公爲首選。加寶文閣待制。邦人挽留不可、迓吏至、或詆之曰、爾輩乃奪吾慈父耶。赴鎮過建上、父老歡迎如過徽時。喜公容貌不衰、無不以手加額。福之屬邑十有二、有去城數百里者。豫戒令佐毋得詣郡、專以靜鎮之。推所以治建者、行之八

州。初入境領帥事、狂民有嘯聚者。公念攻之必散入旁郡、分遣迓兵數路要截、如指諸掌。裨校奉成算以行、賊計窮、曾豪度不能脫、皆自經、餘數人定罪有差。脅從者縱去、姦盜爲之屏跡。治宗子之橫暴、申鑿毒之舊禁、蠲買鹽之宿逋、優貢銀之市估。內侍幹辦啓運宮、忽折箇相要、公惡其桀傲、劾去之。慶元三年二月、召赴行在、長途冒雨得疾、及關遽劇。旣平、待對蕭寺、又爲嵐濕所乘、疾復作。力請外祠、至再、始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六月庚戌抵家。甲寅、疾勢遽變、遂薨于正寢。甫歸、即語諸子、吾之病病矣。仕至禁從、五綰郡組、事君臨民、不敢有媿于心。今日無可憾者。惟先塋之碑未立、義莊規矩未備、汝曹其圖之。其爲我上章休致。尋有旨轉一官致仕。遺表聞、贈金紫光祿大夫。娶王氏、贈朝議大夫。居隱之女、封令人。先十一年卒、贈碩人。子男六人、曰翬、宣議郎。曰革、曰暉。

曰芾、通直郎、新知湖州武康縣。曰卓、宣教郎、新知紹興府餘姚縣。曰阜、承奉郎、先一年卒、革、畢未命。女一人未嫁、皆前卒。孫男四人、允協、承奉郎、允迪、允修、允諧。女五人、長適紹興府鄉貢進士石渠、次許嫁王埜、餘尙幼。碩人葬于鄞縣豐樂鄉橫溪西奧之原、諸孤將以十二月甲申奉公之柩合焉。公性資渾厚、風度凝遠、胸次洞然而臨事甚密、與物無忤而見義必勇、和氣襲人、望之而意消。至誠待物、不能以形遁。忠孝篤實、始終不渝。恥言人過、寸善必取、不以己長望人、而喜人之勝己。自奉如寒素、而周人之急則不計有無。善與人交、久而逾敬。道廣而能周、雖有強戾鄙俗之人、一與之處、自然降心。非意相干、恬不之較。彼自悔忸、待之如初。推賢揚善、不遺餘力、無一毫媚嫉之心。人以爲不可及、而公出于中心、不自以爲長也。自爲小官、所立已不苟、出入

朝行、奏論一于納忠。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推誠薦士、有味其言、一時推挽多名流、有致身法從者。林公栗夔州之罷、上怒未已、公力救之。楊公萬里由秘書監漕江東、上疏留行、皆人所難。獻替甚多、而不自表暴、故天子信之、而士夫推服。在都司、嘗以論事忤王魯公、久乃信服。曰、吾之益友也。知院胡公晉臣同省、嘗曰、舊聞名而未識面、今自以爲得師也。給事中王公信每語人曰、陳公一片心地、所謂海內少雙。少以文受知于魏丞相、汪端明、應辰、進學不倦、文亦愈工。尚書韓公元吉稱之曰、文詞溫潤、有制誥體、異時必以名世。正獻陳公嘗薦于上曰、前御史陳某在太上朝挺然爲名臣、今其子賢而有文、金玉之德、絕似乃父。文惠史公屢執手曰、觀公人物器業、必當鼎貴。在相位時、恨不得相成。尚書程公大昌曰、陳同年文章、今日之巨擘、而政事則龔黃當反出其下。待制楊公曰、陳公海內

名勝某平生之知己也。周益公尤愛公之文，時以佳句誦于百僚上，又薦之孝宗。嘗曰：「某交游多矣，耐歲寒者惟公一人。」此相知之最深者也。特進之徙于鄞，田廬之在莆者悉與羣從、鄞纔有租四百斛。仲氏蚤世，尤愛其季，每以自隨。特進捐館新平，命公中分以與叔父，後以特恩補官，卒老于貧。公時自窘于用，而周卹其家甚至。試郡奉叔母與板輿俱行葬送婚嫁，一力辦集。二子諸婿及甥又皆仰給，久而彌篤。二女弟適張氏、王氏，夫婦俱亡矣。以張氏中女嫁曾嚴州集，又嫁其季女。王氏妹生一子曰澈，新平尤愛撫之。今上受內禪，公在建，命之奉表，遂補文資。莆中宗族生事死葬無不被賜。從弟翟仕于南而歿，其兄雅方教育其孤，而雅又亡。公取其季以來，愛之猶子也，遂聯入太學。兄子肇頗友愛，而貧無以自存。公以叩益公，益公爲感動，遂官之。公又命諸子斥田二頃，略用范文正公

義莊規矩，以給宗嫗。三山之行，晝繡有光，族黨接踵至戲下，待之如一。捐俸以給之。親故有急，無不周卹。待安康之族，不異汪氏。義襟特達，人有難及。徽州招三衙軍，立表于門，有願行者躬閱之。有一人疑其氣度不類卒伍，問姓名，曰雍彥恭。詳問之，則泣下，曰：「有先人之遺澤，可以仕厄貧，故自棄爲此。」公惻然，既飲食之，命取文書來，爲召保任奏上，且給其費。命下，又撫養之至數年。在都司，有稚子訴其父官廣中歲餘不得俸，竟死。曆券具在，即堂白下左帑代支，令本郡償納。仍飭諸道小吏，俸不以時給者劾長吏。在建有嫗，自言前推官之家，夫婦俱沒，二子乞食久矣，求自便。公訪其實，乃華亭柳氏，即爲闢官舍，給常平之粟，取布帛于私帑，爲之買田，又教以學，去又以屬代者。公之及物，類如此者衆。三事尤其著者，公自宰掾以至禁從，無歲不上丐外之請。或勸止之，則曰：「叨在要塗，不可待